

魯迅爲什麼寫《我的失戀》

在魯迅的散文詩集《野草》中，有一篇形式特異的作品：《我的失戀——擬古的新打油詩》。關於這篇作品的創作動機，魯迅說得非常明確：「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，作《我的失戀》。」（《〈野草〉英文譯文序》）又說：「不過是三段打油詩，題作《我的失戀》，是看見當時『阿呀阿唷，我要死了』之類的失戀詩盛行，故意做一首用『由她去罷』收場的東西，開開玩笑的。這首詩後來又添了一段，登在《語絲》上。」（《三間集·我和〈語絲〉的始終》）

應該說明的是，魯迅並不反對一般的愛情詩。在《熱風·反對「含淚」的批評家》一文中，他還挺身而出，爲遭到守舊派攻擊的汪靜之的情詩集《蕙的風》辯護。他本人的作品中，也有以愛情爲題材的小說《離婚》、《傷逝》，雜文《隱隱錄四十·愛情》、《娜拉走後怎樣》等。很清楚，魯迅反對的祇是那種無病呻吟、感情消沉的愛情詩。

那麼，魯迅創作《我的失戀》是否具體有所指呢？1978年4月26日，林辰先生請我在江蘇餐廳吃午飯。席間，林老說，孫伏園先生告訴他，《我的失戀》雖然是針對當時盛行的失戀詩，但直接導因是徐志摩與林徽因的愛情糾葛。徐志摩寫過一篇散文《傷雙栖老人》，就是爲悼念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而作。林長民與林徽因雖屬父女關係，但在生活和事業上互稱「知己」。林長民曾說：「做一個有天才的女兒的父親，不是容易享的福，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瞭解。」在徐志摩面前，林長民也放低了輩分，所以徐志摩自稱是林長民身邊「一個忘年的小友」。徐志摩雖然苦戀林徽因，但畢竟是出身於商人家庭，跟祖父是翰林、父親擔任過高官的林徽因門戶不相當；更何況又有年齡的差距，離婚的經歷，所以最後以失戀告終。林徽因後來愛上了梁啓超的公子梁思成，雙方才是門當戶對，而且雙方的父親早在1919年就相識，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。魯迅創作《我的失戀》時，孫伏園正在編《晨報副刊》，收到這篇作品立即發排。但見報的頭天晚上，孫伏園到報館去看大樣，發現這篇作品已被代理總編輯劉勉已抽下來了。劉勉已是徐志摩的同鄉和朋友，知道徐、林的這段戀情，所以對《我的失戀》一詩特別敏感，特別忌諱。孫伏園覺得對不起魯迅，按捺不住火氣，順手給了劉勉已一耳光，立即表示辭職。魯迅當時正在《晨報副刊》連載譯文《苦悶的象徵》，還發表其它作品，劉勉已均無異議，唯獨不准登《我的失戀》這首詩。1924年10月31日，《晨報副刊》第259號刊登了一則《孫伏園啓事》：「我已辭去晨報編輯職務，此後本刊稿件請直寄晨報編輯部。我個人信件請致寄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。」孫伏園辭職後，《晨報副刊》先後由劉勉已、馮鶴逸、丘景尼諸人接編，逐漸變成了新月派的刊物。1925年9月29日，劉勉已正式解除副刊部主任的兼

魯鈍而善良

《麥兜響噹噹》散場，走廊裡，小孩子嚷著：「很好看！我要多看一遍！」阿媽一句：「唔係話下？」麥兜電影就是如此成功，也如此無奈：小朋友在單純中看到快樂，成年人在單純中看到悲哀，看到以前的自己、對比現在的自己，慘不卒睹。

這套動畫，越來越畫公仔畫出腸了，麥兜成績單的評語寫著：「他不是低能，他祇是善良。」原著的故事書卷首明言：「一條簡單的道路，多麼易走，多麼難行。給所有單純的人。」

成年人早已明白，做人不能一味善良，爲了自保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；爲了成功，偶爾也要笑裡藏刀，而魯鈍善良的人最可欺，被佔了便宜竟還在笑。大自然裡，太善良的動物會滅絕、或是成爲人的走狗與禽畜。茫茫大海孤島上的動物，因爲長年沒有天敵，防備警覺之心一退化，它們生活在伊甸園，四處都是天使，怎料有一天遠洋輪船帶來老鼠惡犬等魔鬼，轉瞬滅亡。這些非單是老生常談的生活智慧，艾斯勒所著《合作的演化》，描述博弈論裡經過多重數學模擬實驗，也計算到：善良的人不能閉情由永遠善良，更不能以德報怨，如此魯鈍而善良，會令奸人當道，自招滅亡。不過電腦的模擬博弈裡，也有令好人振奮的消息：祇要善良的人聰明一點，聯合起來互相合作，縱使奸人當道，也能夠慢慢壯大。善良與單純的麥兜如能減少一點蠢鈍，世界也許更美好。

姬別霸王

電影《霸王別姬》的結尾處理得好。我看了十遍。程蝶衣張國榮橫劍一刎，他師哥段小樓驚呼熱中腸：一高聲「蝶衣」，繼而一輕聲，小名，「小豆子」一戛然劇終。

陳凱歌是在告訴我們，戲裡戲外的人生，冥冥中原也相彷彿？

這不，張豐毅演楚霸王，戲台上和虞姬回劍，戲台下的紅顏知己卻是花滿樓那位菊仙姑娘，像羣俐。自刎阿刺完秦王，好久沒見這對搭檔了。也怪，菊仙一出場，虞姬便老大不耐煩。誰叫他蝶衣是戲魅，戲癡呢，他看不得師哥和女人廝混。無才便是德，那年頭的特色，何況在世人脸裡，你一個唱戲的，不卯足了勁兒練就祇能淪爲下品。

風煙俱盡。借影片中袁四爺的話，這齣戲，算得上中國電影裡的國劇精粹。拍得美歸美，卻獨自留給了我某種遺憾，那是一種關於女性的，微妙的，遺憾。

卻說師兄弟倆成名後，有天同去看昔日的科班師傅，很老了。從前的科班，打小起動不動是棍棒齊下的，多少年後你吃上一口好戲飯，對當年這套仍會充滿抹不去的少年記憶。這回，老師傅先來了出例脫靴，亢癆，裝傻，「哎呦呦，是兩位角兒來啦，可怎麼了得呀」，念著做著可就再把臉給一沉，板子一抖，往事千端，親自打起小樓的屁股來。我叫你玩蝻蝻！我叫你當行頭！我叫你不學好！忽而，菊仙撥開涼著的戲服，施施然進來了。銀幕上有分數：「老爺子，這當師哥的糟蹋戲，您活該打他，可這當師弟的這個……請問您，這算什麼？」

邊說邊做個抽大煙的動作。那意思是明顯的。

老爺子大概從沒在教訓徒弟時被女人撞過場。一呆，一笑，可不愧爲老戲骨，眉頭剛一皺便換成了皮笑肉不笑，扶菊仙坐下，恭敬得像李蓮英伺候老佛爺，「您坐好，喝好，瞧好嘍。」

板子落下去虎虎生風。看不過眼，此番是決意要出頭，爲小樓爭口飯膽氣了。菊仙兀自話裡有話地數落著。未料得，方纔還乖乖地趴在凳上挨師傅板子、大氣不敢出的段小樓，大喝一聲「菊仙！」隨即提褲了一骨碌，躍起身，衝上去就搥了她個老大耳光。

一面搥，一面嘴裡罵：「老爺們的事，沒你說話的份！」看陣勢，青筋暴露，若非被人攔著，那簡直就要生招死這個命裡的魔星。

無字的書

通常，我們說看書，多半是說看那文字組成的書。可是，有些書真不是文字能寫出來的，譬如美術專集、畫冊、攝影選粹之類，卻少有人談及。

最近我偶爾翻到一本黑白攝影集，書名是《論讀》（On Reading），書裡面是各種各類的人，在各種各類

的地方，讀著各種各類的書的各種各類的樣子。所有的色彩祇有兩種：黑、白，卻把一個「讀」的世界，「讀」到了不能想象的地步。這本書，真是比彩色的更其多彩，比許多有字的書更其多姿。

圖書館、校園、街上、樹下，等人、候車的時候，這些平凡人循規蹈矩地「讀」，在這裡統統變成了一種特殊的美麗，要叫人忍不住對「讀」生羨。

歐洲人的讀，日本女尼的讀，教皇在聖堂裡的讀，平民在屋頂陽台上的讀。

老太太老公公讀信，帽簷低低地，信紙皺皺的，不知道讀了幾次，不知道落了淚沒有？

貧民區的孩子，一邊舔著冰淇淋，一邊胡亂往撒滿了報紙垃圾的門階上一坐，隨便就近在身旁亂七八糟的舊報紙堆中撿了張漫畫來讀，一讀就出了神，冰淇淋都化了。

三個衣衫襤褸的孩子，瑟瑟縮縮坐在一堵破牆下，聚精會神共讀著一本書，書攤在中間那個沒鞋穿的孩子

的膝頭上，左膝下的褲管破了好大一個洞。一

連一個字都沒有，可是那天氣的冷，那由書中取暖的動人，簡直比一首詩有著更多更厚的韻味，還比一則小品更壓縮更精巧，甚至彷彿是一篇無字的小小說。（文字到此竟成無用的東西。）

無字書通常易流於「收集好照片」的毛病。好照片祇能帶給人片斷的美，倘使書無內容，一本攝影集就祇能止於消遣娛樂的價值了，這是很可惜的。《論讀》這本書，正好指出了一條比較可愛可行的出版道路。因為內容超越

了形式，雖然全書並無一字一句，卻也同樣使人翻閱再三，愛不忍釋，並且像讀了許多，得到了許多的感覺。

一本不用文字全由圖片組成的書，真像我們生活裡的「沉默的片刻」。

有時候，沉默更有勝於千言萬語的魅力。這一類無字的書，豈不也是應當提倡並鼓勵出版的嗎？

最近爲西西的新書找發佈會主禮嘉賓又找傳媒推介，想不到接觸的不管是名

家是編輯還是記者，一聽到是「西西」，馬上答應，還主動提點建議，使我既感動又感慨。之前西西提到書的圖片不理想，沒想到「天降天使」，有兩位朋友突然出現，主動幫忙。我完全明白西西感激的心情，也完全明白「天使」爲何會降臨。

那是因爲喜歡文字熱愛文學的人，對西西都充滿敬意。覺得假如西西有什

麼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

需要，一定挺身而出。爲什麼西西得到那麼多的人的愛戴和支持？很簡單，她幾十年來默默耕耘，認真寫作，寫出了優秀的作品。名聲在外，她建立的不是「虛名」，不是請人吹捧也不是自我吹捧，她的名令人敬重。用心寫作，她沒有去「求名」，但是「名氣」這東西，你用功、你做得好，它就自然而然地來了。你